

<<夜上海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夜上海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5419193

10位ISBN编号：7505419196

出版时间：2008-07

出版时间：朝华出版社

作者：金子

页数：29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夜上海>>

### 内容概要

这是金子2006年以《梦回大清》一战成名，引领全国书市“穿越”风暴之后，潜心雕琢的第二部“女人书”。

终结篇中，各色人物粉墨登场。

一代名伶袁素怀带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进入陆家。

而丹青开始利用督军吴孟举对霍怀远实施报复计划。

晴朗与墨阳兄妹相认之后，她的亲舅舅陆云驰突然从香港化名来上海，要与陆仁庆做一笔交易……人物的命运在乱世中沉浮，凄美的情爱在风起云涌的年代展开。

《夜上海》延续了《梦回大清》充满张力和悬念感的叙事，冷静淡定处透出幽默，紧张刺激时显露从容。

正如一位粉丝所说，金子的小说“平凡而不流俗，自信而不张扬，犹如一株兰花，静静散发出属于自身的光华”。

<<夜上海>>

作者简介

金子，一个爱做梦的女孩，貌不出众，技不压人，唯求一生平顺喜乐。  
著有畅销小说《梦回大清》、《梦回大清（终结篇）》，引领2006年、2007年国内女性流行阅读热潮。

<<夜上海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名伶第二章 请柬第三章 缘分第四章 赌局第五章 花匠第六章 恶作剧第七章 考验第八章 血缘(上)第九章 血缘(下)第十章 劫持第十一章 残破第十二章 情浓第十三章 兄妹第十四章 姐妹第十五章 压轴戏(上)第十六章 压轴戏(下)第十七章 团聚第十八章 真相第十九章 复仇第二十章 一生番外 青丝

## &lt;&lt;夜上海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 名伶 她边说边往前走了两步，站到我和六爷的跟前，微笑着挑挑细细的眉梢，“虽说名媛当不起，‘名伶’两个字还是当仁不让的。”

炙热的火焰恣意而狰狞地舞动着，那么的猛烈，那么的烫。

我仿佛都能感受到头发被燎得卷曲起来，那特有的焦糊味飘入鼻端。

身边不时地跑过些跌跌撞撞的男女，脸都很模糊，看不清表情，只是从那急促而又压抑的喘息中，感受到他们无尽的恐惧。

不远处的建筑物被烧得噼噼啪啪地炸响着，不时飞过一些碎片，擦得我的脸生疼……丹青呢？

六爷呢？

他们在哪儿？

到底在哪儿？

！

我惊慌失措地寻找着，想抓个人问问，可不是一把抓空，就是人影诡异地消失了。

我想放声尖叫，大喊丹青和六爷的名字，可用足了力气也发不出一点声音。

眼前依旧是模糊一片，只有熊熊的火焰清晰地烧在我的眼底。

砰！

直到一声巨响…… “啊！”

我猛地睁大了双眼想要逃开，眼前突然一片晕黑，人一下子又跌回了床铺。

“呼哧呼哧……”身体瞬间感到脱力，小腿正在抽筋，很痛，一阵阵地痉挛着，只有胸膛剧烈地上下起伏。

我闭上眼，命令自己安静地躺着别动。

过了一会儿，腿上那种难耐的痛苦慢慢地消失了。

我听着自己粗重的呼吸声渐渐平缓下来，睁开眼，逐渐适应了黑暗，我环视了一下四周。

书桌，衣柜，梳妆台依旧放在原来的位置上，披肩也静静地搭在躺椅上。

一切都是那样的悄然无声，只有落地窗上半掩的纱帘被夜风吹得轻轻飘动着，带着一丝生气。

额头感觉有些凉，我顺手摸了一把，一手的冰凉，身下的睡衣也被冷汗湿透，这会儿后背已变得凉津津的。

“呼——”我长长地出了口气，又做噩梦了。

自从经历那天的惊险纷乱之后，我已经记不清，这是第几次做相同的梦了。

虽然睡衣冰凉地贴在身上，感觉并不好受，可我依然不想起来，只翻了个身，回手掖紧了被角，又蜷起小腿，轻轻揉捏着因为痉挛而有些僵硬的肌肉。

也不知丹青现在怎样了，自从那天她被督军带走之后，六爷就没放弃过寻找她。

我知道霍先生也一直在暗地里找她，因为他一直派人偷偷盯着六爷这边，六爷很清楚，却装作不知道。

“清朗，丹青她没事，只是被烟呛昏了而已。

我先带她走，回头去找你。

我保证她没事，你自己小心……”这是督军那晚说过的话，我一个字都没有忘，可都快过去三个月了，他并没有依约来找我。

我盯着窗外正在摇曳的梧桐树叶发呆，六爷说过，他可以肯定督军并没有带丹青离开上海。

车站、码头、交通要道，早就布满了六爷的人，要想从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把丹青带走，除非那姓吴的会飞，这是叶展的原话。

那天跟我说这话的时候，叶展的脸上写满了不容置疑，可一旁的秀娥小声地嘀咕了句：“那为什么还是找不到人。

”他立刻冷了脸色。

想到秀娥，我就立刻想到了墨阳。

墨阳也如同会飞一样，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。

## &lt;&lt;夜上海&gt;&gt;

我知道六爷和叶展曾私下里仔细询问过秀娥那天发生的一切，同时也在让人寻找着墨阳的下落。

丹青消失了，墨阳也消失了，那晚的一声巨响，似乎炸飞了我和亲人之间的一切联系。

我拼命奔向火场，想找到所有我最重要的人，我最终找到了六爷，可也只找到了六爷。

想着六爷那越皱越紧的眉头，外面是纷乱的时局和关系微妙的生意场，回到家又要面对我极力掩饰下的期望或失望的目光。

那晚无言的一吻，让我和六爷彼此间系得更紧，我不想他着急，所以从不问，而他也明白我的这份心意，于是又多派了人手去寻找。

这些日子，那些难以遮掩的疲惫就挂在他的眉梢眼角。

日本人、苏家、很可能一触即发的战争……日子过得就像在天平上加砝码，每个人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平衡。

而一根稻草，就可能打破眼前的一切。

内忧外患，就连那个总是神采奕奕、面带笑容的叶展也会不自觉地捏着眉头，脸色严肃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思绪飘浮间，天色渐渐地亮了起来，朝霞映着雪白的窗纱，使其带上一抹淡淡的粉色。

我眨了一下干涩的双眼，掀开被子坐起来。

我用力地搓了搓双颊，想让自己清醒一点。

除了丹青和墨阳，还有一个秀娥躺在我隔壁。

伤筋动骨一百天，这个丫头也算幸运，那些乱砖碎石砸下来，居然只是压断了她右腿的腿骨，其他只是皮肉伤，并没有伤到内脏。

这些天一直是我在照顾她，秀娥虽然总是笑眯眯地跟我谈天说地，但是眼底也有着忧愁，因为张嬷也不见了。

叶展和陆青丝都说过，让其他的仆妇来接手照顾秀娥，却都被我拒绝了。

每次提及此事，秀娥就用冰凉的手一直拉着我不放，虽然她不说，但我知道她害怕，不想我再离开她。

其实我的手也一样冰凉，因为我也一样的害怕。

正想下床去梳洗，然后去帮秀娥，就听咚咚的脚步声从楼梯处传来。

我不禁有些奇怪，这宅子里还真没见过有人敢这样没规矩地跑动，就连一向莽撞的秀娥都不敢。

正想着，那个急切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突然停在了我的门前，我的心猛地一跳……门外突如其来的安静让我有些紧张，手指也捏紧了睡衣的领口。

门上轻轻传来两声敲击，我眼皮一跳，“清朗……清朗，你醒了吗？”

石头压低了的声音从门口传来，隔着扇门，听起来有些模糊。

“石头啊，我起来了，你有事吗？”

“我下意识地应了一声，刚想起身往门口走，突然想起自己穿的还是睡衣。”

“哎，你稍等一下啊。”

“我扬声说了一句，赶紧捡起放在一旁的衣服往身上套。”

边穿边想着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，石头这么早跑来找我，是不是秀娥有什么不舒服？

难道说，找到丹青和墨阳了吗？

还是说……他俩出什么事了？

！

“哟……哎呀！”

“我龇牙咧嘴地吸了口凉气，一想到丹青，手里的动作就乱了，领口的卡子一下子和头发钩缠在一起，头皮被扯得生疼。”

心里乱成一团，也顾不得疼了，用手硬扯了几下，系好扣子，随手拢了拢头发，就趿拉着鞋赶紧去开门。

“是不是找到丹青和墨阳了？”

还是他们俩出什么事了……”我一把拉开门，话已冲口而出。

门口站着的石头被我吓了一跳，身子不自觉地往后一仰，退了半步，“啊，没有啊，不是，不……”

## &lt;&lt;夜上海&gt;&gt;

他结巴着说。

不是……我顿时觉得心灰，说不出是失望还是松了口气的感觉。乱世里，总听说没消息就是好消息，可是，这样活不见人，死不见……我皱紧了眉头，把那个不吉祥的字眼强行从脑海中赶走。

心依旧没着落地悬在空中，任凭担忧、怀疑、恐惧的寒风吹着。我低低地吁了口气，定了定心，然后勉强做了个笑容看向石头，“这样啊，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”

石头咧了咧嘴，可笑得比我还勉强。我一愣，刚才急赤白脸地冲出来也没仔细看，现在才发现石头的脸色很不好，一向健康的肤色这会儿带了些暗淡的青灰。

他脸色怎么这么差，又为什么这么小心翼翼？我的眼睛忍不住睁大，心脏瞬间停止了跳动，一口气噎在喉头，难道是六爷……见我哆嗦着嘴唇死盯着他，石头赶紧俯过身来，低声说：“你别瞎想，六爷他没事儿，我小声说话是怕吵醒了旁边的秀娥。”

说完，他不自觉地看了一眼旁边紧掩的房门。

我用力地喘了口气，可能是心绪起伏得太大太快，一时间胸口堵得要命。就这么会儿工夫，我觉得自己的心脏简直就和叶大少爷用来练拳的靶子一样，被狠狠地打上几拳之后，刚刚摆正，迎面又是几下重击。

石头这臭小子，一大早装神弄鬼的就是怕吵醒秀娥，他怎么不替我想想啊，吓都快被他吓死了！我用手揉着胸口，正想恶狠狠地瞪他一眼，可他接下来的一句话真给了我一拳。

“清朗，七爷受了伤，不轻，人已经从北平送回来了，医生正在给他治疗呢。可六爷的样子看起来要杀人似的，我爸让我上来找你去看看，嗯……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。还有，我是怕让秀娥知道了，这丫头又该待不住跑去添乱了……”石头的眉头越皱越紧，声音也越来越低。

这番话，石头说得又低又急促，一时间我都不确定自己听明白了没有，愣愣地与他对视了一会儿，才明白过来他说了什么，于是转身就往楼梯处跑，石头在我身后低喊了句什么也没听清。

我飞快地往楼下冲，差点被自己趺拉着的鞋子绊了个跟头。

转过楼梯拐角处，楼下的景象顿时让我放慢了脚步，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人在楼下的客厅里出现。站在门口的洪川和石虎正警戒地看着外面，一脸的严肃，门外也是人影憧憧。

光头大叔正站在壁炉前，低声和一些人说着什么。

那里面只有一两个人是我见过的，他们都是六爷和七爷的得力手下，想来其他人也都是身份不低的管事吧。

强行压抑的语调，紧蹙的眉头，难看的脸色，空气中充满了惊慌和愤怒的味道。

这时，楼下客房的门响了一声，以光头大叔为首的那群人迅速地转过身去。

一个穿着浅色条纹西装、戴着眼镜的斯文中年男子悄步从里面走了出来，身后跟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手里拎着一个药箱。

“博易老弟，七爷怎么样了？”

大叔快步迎了上去，后面的众人也赶忙跟上。

孙博易，我认得他，或者说是很熟悉了，他是陆家的私人医生，我上次受伤，还有秀娥这次伤到了腿，都是他治疗的。

他是一个医术和人品都很好的人，出身是医学世家，听说曾经去德国留过洋，回上海后非常有名，自己开有一个很大的诊所。

至于他为什么成了陆家的私人医生，没人说得清，只知道不是因为陆家的财势，而是因为和六爷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交往。

孙博易温和地一笑，从口袋里掏出块手帕轻轻地擦着额头的汗，态度还是一如既往地不急不缓。只是从他有些散乱的头发看得出，他也是被人急匆匆地拉到这儿的。

“老赵，还好。”

七爷之所以还在昏睡，是因为在发高烧，不过这是好事，热毒发出来就好多了。

## &lt;&lt;夜上海&gt;&gt;

七爷受的是刀伤，外伤是重了些，可内脏并没有受损，要不是他非硬挺着从北平回到上海，而是直接在北平休养，就不会弄成现在这样了。

”孙医生说完，安慰地拍了拍光头大叔的肩膀。

“哦……那就好。

”光头大叔长出了一口气，四周把他俩围得紧紧的一干人等也一样，一时间空气中充满了长吁短叹，原先凝重火暴的气氛也放松了些。

“孙医生，那什么时候七爷能好起来？

不会留下其他的问题吧？

”一个看起来长得很精明的管事恭敬地问孙医生。

这一句话把大家的注意力又拉了回来，孙博易一笑，“七爷的体质好，估计静养两三个月也就没事了。

因为他很少生病，所以一旦生病，看着就比较吓人罢了。

王掌柜，你放心好了，外伤我已经给他重新处理过，内在调养就得慢慢来了。

”大叔他们都点了点头。

要不是现在情况紧急，看着这些蹉跎脚上海滩就得抖三抖的人如此乖巧听话的样子，我真的想笑出来。

方才有些惶急的心也慢慢地安静下来，孙医生人品稳重，说话向来不掺水分，他既然说没事，那叶展就一定不会有事。

“好了，我还得赶回去配药呢。

各位兄弟，那我先告辞了。

”孙博易拱了拱手，旁人赶忙回礼并给他让开一条道。

大叔亲热地把住了他的手臂，“孙老弟，我让石虎送你回去，现在乱，这些天就让他跟着你。而且你要去哪儿，有车也方便些。

”“也好。

”孙博易点了点头，没有过多推辞。

我想他也明白，一方面是为了配药寻医的方便，另一方面也是对他的一种保护吧。

想来现在是非常时期，连七爷都有人敢下手，再放倒个家庭医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“老虎，孙医生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，眼睛放亮点，嗯？

”大叔边走边向站在门口的石虎吩咐了一句。

“您放心吧，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动孙先生一根汗毛。

”石虎憨声说了一句。

走到他身旁的孙医生温文一笑，“石老弟，那就拜托了。

”石虎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憨憨地笑，而是严肃地冲他们点了点头，又恨声说了句：“要是这次我跟着七爷去，非把那些只会偷袭的狗日的脑袋给拧下来不可，七爷也就不会……”他话未说完，我看见一旁的洪川悄悄地捅了他一下。

“好了！

这些话就不用说了。

”大叔低喝了一声。

孙医生也微皱了下眉头，看向大叔，“这回伤了七爷的人……”大叔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面容平静，只淡淡地说了几个字：“那个，就是我们的事了。

”字字清晰而冷酷，我忍不住抖了一下。

孙博易明了地点了下头，回握了一下大叔结实的臂膀，就头也不回地往外走。

石虎帮他打开了门，那个年轻的助手也赶忙跟了出去。

门一关，一时间没人说话，屋里又恢复了原来那种安静压抑的气氛，让人觉得喉咙发紧。

洪川关好门，无意间一抬头，看见了我。

他眼光一闪，恭敬地对我轻轻躬了躬身，我也礼貌地点头回礼。

大叔刚要说话，洪川给他使了个眼色，大叔顺势抬头看见了我，丝毫不意外，只冲我和蔼一笑，然后



## &lt;&lt;夜上海&gt;&gt;

对四周其他人说：“这样吧，我们去书房谈，在这儿说话，容易影响七爷休息。”

四周围着的都是人精，早就有人看见了我，却不会多看多问半句，都低声附和着，跟着大叔往书房走。

不一会儿，屋里的人走了个精光，只有洪川依旧守在门口，我悄步走了下来，洪川对我笑了笑，又专心致志地守护在门口。

刚走到客房门口，一股若有若无的药味和血腥味就飘散出来，我做了个深呼吸使自己镇定。

刚想推门，门却被打开了，管家带着一个女佣，正端着一盆脏水和一些带着血污的纱布往外走。

见到我都是一愣，却没人说话，只是恭敬地点点头，侧身帮我把门打开，让我先进去。

我放轻脚步走了进去，门轻轻地在我背后合上了。

这是一间很大的套房，此时天色尚未全明，厚重的纱帘也没有拢起，屋里有些昏暗，家具什么的都是朦朦胧胧的。

没等我多看，一声低泣突然从隔壁的卧房传来，低微却清晰。

我知道这间客房是个套间，卧室在里屋，心里越发难过起来。

想来叶展的伤势肯定不轻，不然不会直接把他送到这里，而不是送到楼上他自己的房间去。

这间屋子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少走几步路而已。

经过这段日子的相处，我除了和六爷接触得更深之外，和叶展、陆青丝也如此，我心里多少对这二人也有了感情，所以叶展受伤，我心里并不好受。

又稳定了一下情绪，我这才走过去开门。

吱呀，尽管我小心翼翼，门扇被推开的瞬间，还是发出了些微的响动。

这间屋开着灯，药味、血腥味也更重，我忍不住眨了眨眼，陆青丝那一头乌发一瞬间映入眼帘。

平时那么闪亮，那么乌黑的长发，这会儿却没了生气似的散落在被上、床边。

叶展的脸被那头黑发衬得更加苍白，健壮的胸膛和臂膀被渗着血色的纱布紧紧围裹着。

一抹高烧引起的潮红在颧骨上，却让人觉得他的脸颊瘦削不已。

那双总是光芒闪烁的桃花眼紧闭着，剑眉微蹙，只有轻薄的鼻翼不时地颤动，让人知道他还在呼吸。

我用力捂紧了嘴，不敢相信床上这个毫无生气的俊俏男人，是那个永远神采飞扬、嬉笑戏谑间就灭敌于无形的叶展。

陆青丝的头深深地埋在叶展的枕边，一只毫无血色的纤手紧握着叶展放在被外的手，指甲上涂的蔻丹红得刺眼。

她一动不动，偶尔发出一声难以压制的哭泣时，肩头微耸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轻轻地走到床的另一侧，弯下腰想伸手摸摸叶展的额头。

手刚伸出去，陆青丝猛地抬起头看着我，我微微地吃了一惊，手也僵在半空。

她那双有些红肿的凤眼里射出的光芒，我只能用凶狠来形容。

这会儿的陆青丝，就像是一头受了伤想要择人而噬的野兽，如果现在那个伤害叶展的人出现在她面前，我毫不怀疑陆青丝会亲手把他撕成碎片。

尽管心里被那目光看得发毛，我还是伸手过去探了探叶展的额头，很热，热得烫手，可这热度也证明了一件事，他还活着。

我眼底一热，轻轻叹了口气，希望孙医生的判断和医术都没问题。

再转头去看，陆青丝又如同我来时一样，把头埋在叶展身旁，仿佛从来没有抬起过头那样凶狠地看着我。

怔怔地看了她一会儿，我直起身走到窗前，那里的纱帘半垂，不知不觉间天色又亮了些，朝阳透过纱帘半明半暗地投射在六爷神情淡漠的面容上。

……

<<夜上海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金子文中的清朗和《梦回大清》中的小薇一样，是那种内秀的女孩儿，“说的少，做的多，想的更多”的确说道点上了。

她们遇到不友好时，先是缄默，但必反击，反击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，金子在《夜上海》中这一特点写的更频繁了……所谓缩回去的拳头打出去更为有力，的确，这样的情节是很动人的，很有出人意料的效果，让人对这个小姑娘刮目相看——她虽然弱小，却是不可侮的，她面对再强势的人物，态度都是不卑不亢。

所以几乎每次我看旁人嘲笑或是捉弄清朗时，心里就已经对她的反应有所期待。

——风盈袖 一个环环相扣的故事胜过一连串细碎的情节。

我觉得此文，语言、细节种种都无可挑剔，尤其是语言，有一种干净利落的美，不蔓不枝。

可以说，无一处赘笔，每个人的言行都和身份贴合，每个人的性格也都很鲜明。

这是我深深羡慕金子而不可得的地方，细节做到极致了。

一切都发展的顺其自然，无刻意营造，却让人抓紧了心，期待着阴谋的到来，吊足了胃口。

——yan843

## <<夜上海>>

### 编辑推荐

顾曼桢的夜上海是遗憾，冯程程的夜上海是凄美，金子继《梦回大清》的夜上海是？历时半年，万众期待，终结篇曼妙登场。

从《梦回大清》到《夜上海》，恍惚间已经过了四五年，可各位大人的支持和指正一直伴随我左右。

我只是个爱写故事的人，却碰上了这么多喜欢我故事的人，这真是一种幸福，唯有感谢。现实的生活会继续，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也会继续，希望能和各位大人一起走下去，共勉。

<<夜上海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